

## 二〇二四愿生命绽放最温柔的光

◇王海曙

时间是一条流动的河，年节是这河中的岛。站在这水中之洲回顾过去，有平缓开阔的旖旎风光，也有激流险滩的惊心动魄。河水是要奔涌向前的，我们也将被这时间之舟载着，朝着未来行进。

在时间的河流中跋涉前行，你和我携手。

如果说时间如水，我们则都是这水中的一个分子，有的在水中畅快地流淌，有的则被甩到了岸上。河水流过，成为永远不能抹去的记忆。这记忆，有酸辛，也有甜蜜，不论如何，都沉积成人生一种心灵的斑渍，并与我们一同沉浮，耀眼且绚丽。套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，我与往事归于尽，来年依旧待花开。抬起腿，就迈入新的一年。未来可期，在前方等待我们的，依然有平缓开阔的旖旎风光，有激流险滩的惊心动魄。时间之舟并不会因为我们的脚蹼而停下脚步，生命中的朝朝暮暮，都在沉淀中迎来新的曙光。

总结过往，祈盼新况，大约是年节诞生的初衷吧。虽然这节日的出现与一年四季的轮回有关，虽然它在365天的表盘上转了一圈。但作为一个节点的出现，它还有希望我们能够放下过去、拥抱明天的意蕴。是明天，就总还有希望，总还有新的太阳跃上天空。

新年的钟声，为我们徐徐拉开新的大幕。每个人对于新的一年，都有新打算、新规划。无论我们在过往的序章中经历了什么，无论我们曾经有过怎样的悲辛与欢愉。在时间的这个节点上，过往都将画上句号。书写新的篇章，需要我们有更多热情，更多的勇敢。

“万物迎春送残腊，一年结局在今宵。”“半盏屠苏犹未举，灯前小草写桃符。”传统意义上的新年，就要在元旦后不久到来，而每一年的新旧交接，都是在冬天进行。也正是在这个时节里，蜡梅正在悄悄地开放，其他花木也正在孕育生命的新能量。这让人不由得想起雪莱的诗句：“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也让我们不由得吟念出刘禹锡的名句：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”冬至过后，新的一年就要来了。意味着对于在北半球生活的我们，白天会越来越长，黑夜会越来越短。也就是说，照耀我们的白昼之光，将会不断增加。“当伊地气暖？自有岁寒心。”熬过了冬天，不远处将会是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。

春天在前面等着你我，需要大踏步地上前去。

时间之河永不停歇，抬起头，让我们迈进新的一年。愿每个人都能登上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，点亮光耀的灯盏，展露非凡的才华，演绎更为精彩的人生，也愿你的生命绽放出最温柔的光。

虽说时间是一条奔涌的河，而一个人的时间，就如同老阿妈手中的念珠，被一颗颗地捻着。每一串的珠子都是有数的，正如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额的。如果能在有限的生命中活成一道光，给人以明亮和润泽，则生命必然就会是灿烂的。

有人说，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。如果我们成不了太阳，那就做一颗星星吧，在夜空中，将自己点亮。

做好自己，就是在照亮他人。让自己变得美好，就是向生命里洒进一缕和煦的光。而这光，需要自己去发热，需要自己去点燃。

2024年，就在我们的面前。让我们伸开双臂，迎接它。

——摘自《陕西日报》

## 烤红薯的诱惑

◇黄大庆

小时候的秋天，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和小伙伴们在野外烤红薯了。

每逢周末，我们就会各自从家里的窗台上挑选两块经过晾晒的红薯揣在怀里，然后来到村北中亭河岸边，挑一个避风的地方，就开始挖坑。我们挖的坑大概二十公分深、四十公分宽，然后捡来碗口大的土坷垃垒成一个小小的窑。之后大家就开始四处捡干柴，我们用的柴火主要是树木的枯枝，毕竟木头的底火硬，容易燃烧。

有人先把枯草放进窑里点燃，然后再填入玉米叶、玉米秸之类的继续加大火势，最后把折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枯枝放进去，必须非常小心，不然枯枝会把土坷垃垒成的窑碰塌，就前功尽弃了。

在腾腾的火苗炙烤下，坑里潮湿的泥土很快就干裂起来，待到炭火与坑口持平，急忙将坑里的柴灰扒出来，迅速将10来块红薯丢进去，再把炭火埋红薯上，之后迅速用砖头砸塌上面的土坷垃，埋在炭火上。

在兴奋和煎熬中等待半个小时后，红薯出窑的美妙时刻来临了，大家小心扒开窑土，用树枝把红薯从炭灰中扒出来。一个个剔透的、香气怡人的红薯展现在眼前，顾不上红薯烫了，我们一个个双手腾挪、不断哈气，忙着揭去那一层灰褐色外衣，就开始大口咬着冒着油的瓤儿。进入口腔的红薯草木灰的余香若有若无，咀嚼后的红薯顺着喉咙滑下去，像柔滑的泥鳅一下子就钻进胃里。

吃过红薯的我们，在田野上驰骋玩耍，就像小马驹一样不知疲倦。

去年，50岁的我和两位年龄相仿的朋友星夜登泰山，走到半山腰的时候，我们几乎筋疲力尽，没想到竟然碰见一位卖烤红薯的，一人买一个，狼吞虎咽吃完，顿感浑身上下充满力量，大家一口气爬到泰山山顶，终于看到了“一览众山小”的日出胜景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## 从方言想到

◇圣刚

父母都是宁波人，我却在外边说一口苏北话。小学时期，我有几个苏北籍同学，要和他们白相，必须先学会他们讲的话。苏北话虽说得溜，但我分不清江苏各地方的不同腔调。苏州、无锡的话还能辨别，南京、扬州、泰州、高邮、盐城等地的话，就无从分辨了。最近看到一个介绍江苏各地方言的视频，觉得自己小时候讲的苏北话，最接近扬州话，譬如，“你饭，吃过娘？”

方言不同于外语，但两者的类似度十之七八还是有的。儿时不知不觉学得一口流利的扬州话，而我十年前开始自学西班牙语，至今只能阅读。讲话，疙疙瘩瘩像结巴。可见，学习语言要早，越早越好。

我偶尔去微信“视频号”浏览，那里视频品种繁多内容丰富，令我惊讶。其中不乏英语学习片段，如各种原版电影、笑话、演讲，乃至童真稚语等。所有视频均配有中文，这对于正在学习英语的人来说，是不错的选择。假如让会讲苏北话，最接近扬州话，譬如，“你饭，吃过娘？”

世界很小，互通语言，实可做到。

——摘自《新民晚报》

## 诗意的冬季

◇杨晓升

时序变换，四季轮转。转眼间，窗外的树叶又渐次黄了，枯了。没过几天，北风一来，满树的黄叶枯枝扑簌簌飞舞一地。

萧瑟的寒冬的确不似春、夏、秋那么可人，那么丰富生动，甚至有些令人望而生畏。就连鲁迅也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感慨，“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”。这也是冬天给人们的一个普遍印象：北风呼啸，万物萧条，外出可看可玩的少，真的是有些无趣。

然而世间万物，凡存在便各有优劣长短。君不见，寒冷的冬天在文人墨客的眼里却各美其美，富有诗意。从王安石的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”到柳宗元的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，再到李清照的“雪里已迎春信至，寒梅点缀琼枝腻”，无不展现出令人心旷神怡的诗意冬景。

即便是鲁迅，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发完感慨后，也转了话锋：“雪一下，可就两样了。”是啊，“雪”，

或许是冬天带给人们的第一道亮光。李白曾有“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轩辕台”的惊叹，杨万里曾有“最爱东山晴后雪，软红光里涌银山”的惊喜。雪，是冬天的精灵，无论是飘在空中或者落在树上，甚至落到地上，都那么惹人喜爱。雪构造了一个冰清玉洁的童话世界，那里一切都是晶莹剔透的、纯洁美好的，以至于清代诗人秦廷璧在《咏雪》中情不自禁喜迎飞雪：“一夜北风紧，开门雪满沙。铺阶都似玉，着树即成花。”

我自小生长在南方，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前，从未见过冰雪。老家广东潮汕，冬天依然满眼青翠。即使是遭遇短暂的寒流，最冷的时候阴雨连绵、寒风刺骨，但大地上的草木依然郁郁葱葱，仿佛绿色是它们身上一一年四季都不脱去的外衣。后来我到武汉读大学，酷暑的炎热和冬天的寒冷一如冰火两重天。严寒将我的双手冻得发紫发肿，但平生第一次见到雪时的惊喜与兴奋，还

是让我瞬间忘却烦恼，跟随同学们跑到雪地里尽情打闹。那种畅快、开心的体验，令我终生难忘。大学毕业后我到北京工作，户外赏雪观景成为我冬天拥抱大自然不可或缺的选择。

不过，印象最深的一次观雪，还是第一次跟随妻子到哈尔滨娘家过春节。走出火车站，冰雪覆盖的世界让我瞬间从冷到脚。寒气凛冽，即便我穿上棉裤棉衣棉鞋，将自己从里到外、从上到下紧紧地包裹得像个棉团，可还是缩头缩脑，嘶嘶哈着热气。到了夜晚，一家人兴致勃勃外出观冰灯，我鼓起勇气来到太阳岛的冰雪大世界。好壮观的景色啊！五彩缤纷的灯光映照在玲珑剔透的各式冰雕：鳞次栉比的建筑，栩栩如生的动物，纯洁晶莹，美轮美奂，我不由惊叹于冰雕师们的心灵手巧——水凝结的固体，竟然能塑造出如此美妙的冰雪世界。妻子轻车熟路，跟着玩得正欢的游人开心地滑雪、玩滑梯。我硬着头皮跟在妻子身后，忐忑不安地

爬到滑梯的高处。下滑的那一刻，失重的感觉让我紧张不安，闭眼着地的那一刻，却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刺激、快乐与轻松。由此，我们对冬天有了另一种认识：冬天带给人们的，并非只是严寒，还有洁白世界的纯真与快乐。也难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喜爱冰雪运动，甚至也有了举世瞩目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。

其实，冬天对人类来说还有更高层次上的精神暗示：冰雪是人类情感中纯洁的象征，而严寒是考验人类意志的试金石。“雪虐风饕愈凛然”的勇气与决绝，不仅让人们们对凌寒傲雪的梅肃然起敬，更给了人们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”的励志与哲悟。冬天还是自然界生命蛰伏与孕育的季节，没有冬天里能量的积攒，就不会有春天的万物复苏和生命的纵情绽放。“夫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此天道之大经也”，古语中蕴藏了生命节律的智慧，而这正是冬天对于万物生命的意义。

——摘自《人民日报》

## 元旦新年

◇顾建明

现今的“元旦”，也被国际上称之为“新年”。相传中国皇帝颛顼曾经有“元旦”之说：“元”为农历正月，“旦”为初一。南北朝庾信《正旦蒙赵王赉酒诗》曰：“正旦辟恶酒，新年长命杯。柏叶随铭至，椒花逐颂来。”此诗描绘了人们元旦新年的喜悦心情。但几千年来，中国的“元旦新年”实际上还是“春节过年”，本质上是阴历纪年法。我国真正实际使用“元旦”是1921年，规定阳历1月1日为“新年”（当时尚未叫“元旦”）。殷商甲骨文对“元”“旦”“新”“年”四字，有其真正意义上的释义。

甲骨文“元”，指事字，合体构形，上下结构。从甲骨文字形上看，“元”字上部“二横”是一个“上”字，形容人体最上面的是头部，下面如一侧立“人”形。“二”“人”上下合为一“元”字形，凸显其头部，意为“人”之上为“头”，是人体之首，有最高之义。《尔雅》曰：“元，首也。”“元”以人体方位作导向，本义是人头，引申为首领、元首、首脑。“元”还可以形容一切从头而来，

有开始、首次之意。《说文》曰：“元，始也。从一，从儿。”“元”“兀”二字实为一义。《公羊传·隐公元年》：“元年者何，君之始年也。”公历新年的第一天叫“元旦”，一年的第一个月叫“元月”，“元月”的第一天叫“元日”。所以，有“三元”之称：岁之元、月之元、日之元。

甲骨文“旦”，会意字，合体构形，上下结构。上部“日”形似太阳，下部“口”形似大地，因为古人认为地下皆空。“日”“口”相合表示早晨的太阳从大地升起。“日”“口”中间二笔重合，表示太阳初出时尚未离开大地。“旦”的本义是日出天亮。《说文》曰：“旦，明也。从日见一上，一，地也。”有些甲骨文“旦”字最下面是一“横”，代表大地。而有些甲骨文“旦”字形上下皆为“日”形，“日”和“日”上下叠加成为“昌”字，古文“旦”“昌”属同源字，表示太阳在水面上升起时形成一个相同的倒影，说明古人在创造象形文字时的细心观察力和丰富想象力。“元”为始，为月之首；“旦”为日，为天之首，合称“初始之日”。

甲骨文“新”，会意字，合体构形，左右结构。左偏旁“辛”形似一棵树，右偏旁“斤”如同古代斧钺之形，是农作物的一种砍伐工具。“新”即古文“薪”，本义是柴薪，指砍伐树木。《说文》曰：“新，取木也，从斤。”由于砍伐树木时出现新的树心，故曰“新”，假借为新的人或事，如新人、新年。《尚书·胤征》曰：“旧染污俗，咸与维新。”汉代《古艳歌》曰：“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。”也有甲骨学者将左偏旁的“辛”释义为一种木枷，用右偏旁的“斤”劈开“木枷”，让人重获新生，后演变为更新，假借作新日之意。

甲骨文“年”，会意字，合体构形，上下结构。上方的“禾”泛指收割下来的农作物，下方为“人”形。“禾”“人”相叠，指人背着收割下来的成熟禾稻回家，意寓丰收，被称为“年”。《说文》曰：“年，古孰也。从禾，千声。”《谷梁传·桓公三年》曰：“五谷皆熟为有年。”

我国真正采用公元纪年法并称之为“元旦”的，是新中国成立时的1949年9月27日，与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接轨。考虑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，农历正月初一为“春节”，依旧沿用至今。

——摘自《新民晚报》

## 站在新年的门口

◇邓荣河

时光飞逝，岁月荏苒，不知不觉间又是一年。不管你情愿不情愿，忙忙碌碌的你我，将又一次站在新年的门口。

站在新年的门口，无需频频回首，只需简单地总结。那些总结可以是书面的，也可以是口头的；可以光明正大地展示给世人，也可以默默地存放在心底的某个角落。无论是激动不已的拥有，还是懊恼不尽的错过；无论是光彩熠熠的荣耀，还是痛心疾首的失落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已成为过眼的烟云，都已融入潜移默化间成为历史。风雨也好，霜雪也罢，勇敢地面对将要到来的2024年的每一个日子，才是唯一的选择。

站在新年的门口，就像等候一辆将要出发的列车。不管你是前往四季如春的热带，还是奔赴白雪皑皑的北国，让我们一起伴着无限希冀共同出发，在行进的道路上共塑崭新的你我。无论最终你要乘坐哪趟列车，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那份收获。假如你乘坐的是普通的慢车，无数个站点，会有数不胜数的美丽景致，打发你路途的寂寞；假如你乘坐的是四通八达的高铁，你感悟到的，将会是一种加速度的风驰电掣。慢车有慢车的优点，快车有快车的好处，人生的缓急，很多时候得靠自己用心去领悟。

站在新年的门口，欢乐是畅通无阻的主旋律，到处都充满了国泰民安的祥和。无论是大都市年轻人灯红酒绿的浪漫，还是乡下老大妈广场舞的热烈，都秩序井然地进行着更迭。听，这边袅袅着江南水乡女子的温柔；看，那边舞动着北方汉子的粗犷。就连那些不谙世事的小朋友们，也不由自主地加入到了幸福的行列：周身上下穿戴着各式各样的喜悦，大大方方地游走在市街。当然，主题永远只有一个——那就是写满笑脸的幸福，溢满心间的和谐。

2024，我来了！2024，请你慢慢地等着！

——摘自《天津日报》

## 名家金句

趁年轻，好好利用这个机会，尽力去尝遍所有痛苦，这种事可不是一辈子什么时候都会遇到的。

——马尔克斯

悔恨自己的错误，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，这才是真正的悔悟。优于别人，并不高贵，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。

——海明威

婚姻生活是否能幸福，完全是个机会问题。一对爱人婚前脾气摸得非常透，或者脾气非常相同，这并不能保证他们俩就会幸福。他们总是弄到后来距离越来越远，彼此烦恼。你既然得和这个人过一辈子，你最好尽量少了解他的缺点。

——简·奥斯丁

我们生命中的每位过客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他们会留下自己的一些印记，也会带走我们的部分气息。有人会带来很多，也有人什么也不留下。这恰好证明，两个灵魂不会偶然相遇。

——博尔赫斯

人生的长链，不论是金铸的，还是铁打的，不论是荆棘编成的，还是花朵串起来的，都是自己在特别的某一天动手去制作了第一环，否则你也就根本不会过上这样的一生。

——狄更斯

凡本版所采用稿件作者，请与本报编辑部联系，领取稿费。



包润生 摄

## 再握父亲的手

◇宝宝琛

一场大雪飘落下来，村子四周白茫茫一片，近处的房屋都罩上了一层洁白。

父亲穿上军大衣，饶有兴致地提出要去村后的岭上转转，那座山岭落雪的景致肯定会非常壮观。

父亲的脚步踩在积雪上一滑一滑，我赶紧走上前搀扶。他笑盈盈地推开我的手，说前些年的雪下得又大又厚、迈不开腿，得沿着脚印往前挪动脚步。父亲说着话，抬脚踏踏着积雪，发出了咯吱声响，随后像孩子似的，脸上乐开了花。我不放心地护在父亲身边，生怕他一不小心滑倒摔跤。父亲谈笑着在前边引路。跋涉一阵子，他迈动的脚步变得缓慢，时不时气喘吁吁，扶着树干歇息一阵子。我伸出手，握住父亲的手走在前面。父亲叹着气嚷嚷：“人老了，手上没了力气，就连腿脚也不灵活了。”我

不记得多少年没握父亲的手了，如今再握他的手，感觉到的却是瘦骨嶙峋，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刚劲有力。

攀上坡顶，父亲踩着积雪，兴致勃勃地左顾右看，还煞有其事地做起了导游。凝望着父亲蹒跚的脚步，我蓦然发觉父亲真的衰老了，那双皱巴巴的手失去了昔日的温度和光泽，发梢上飘舞的银丝，推搡着父亲一下子跨入了老年人的行列。我不禁想起幼小时，父亲时常牵着我的小手去街边玩耍，抱着我去临近的集市上闲逛，驮着我去村头的空旷地听书、观戏、看露天电影……那时候，父亲的手暖暖的，小心翼翼地把我呵护在掌心。一次，我被父亲训斥了几句，直到夜幕降临还气呼呼地躲在野地里不肯回家。父亲拧亮手电筒呼喊着寻来了，笑呵呵地扯住我的手不肯松开。父亲的大手似乎有一种神奇的

魔力，就这样让我乖乖地跟着他回家。

稍稍大些，我才感受到父亲大手的力量。我打架闯了祸，父亲抡起巴掌毫不留情地打在我的屁股上；我挣扎一阵子便停止了反抗，就算疼得龇牙咧嘴也不肯求饶。也就是从那天开始，我第一次对父亲的手有了畏惧，懂得了父亲的手不仅干活有力气，打在身上也会很痛。

成家后，为了工作便利，我搬到城里居住，无形中与父亲相隔远了。每次回家，父亲总会喜滋滋地张罗着往车上搬运一些东西，那些沉重的米、面，在父亲手里显得很轻松。而我，也会偷偷地往父亲口袋里塞几张票子。父亲发觉后，总会极力推阻，有时无意间碰触到父亲的手，感觉那双手粗糙干裂，手掌沾满了厚厚的老茧。

在年度一年的操劳中，父亲那双曾经引以为傲的结实大手，渐渐变得暗淡，变得粗糙，变得枯瘦……如今再握父亲的手，那一刻我似乎读懂了他。

——摘自《西安晚报》